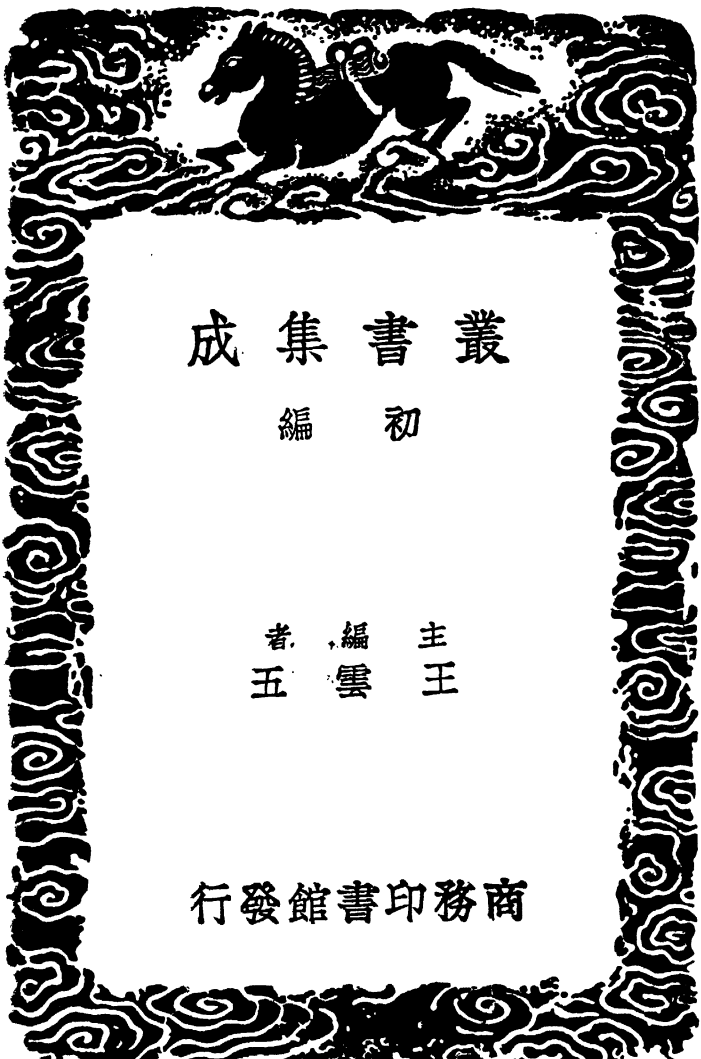
新唐書糾謬

附錢校補遺

附錄 修唐書史臣表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唐書糾謬

附錢校補遺 附錄 修唐書史臣表

(一)

吳縝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唐宋
叢書及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
此書知不足齋據錢大昕校本
付刊末附補遺附錄修唐書史
臣表三卷故據以排印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尙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爲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爲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譴愈衆。柰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史爲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脩爲新書。頒於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迨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縝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

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譔、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爲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務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封縣公、而傳乃郡公之類。）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敘天平節度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七人之類。）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脩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涖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爲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略、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如中宗紀前與諸帝紀不同、諸帝紀亦自詳略不同之類。）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誕節名、及上壽皆不書、而上尊號則書之類。）一史之內、爲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脩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

久而踈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覆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奪止在其筆端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命李德裕執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義陽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類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爲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爲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爲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爲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脩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閒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讎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

必也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惟務喑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頒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爲必再加刊脩。乃可貽後。況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略加整比。離爲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摘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

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縝言。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英。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據舊史所撰。脩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脩撰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誤。伏望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許脩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鄙生。忽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容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臣縝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成。元惡大姦禍敗破亡之明鑑。簡編叢夥。淑慝混淆。訖於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禍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興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之旦。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聳動觀聽。紀述取捨。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臨文咨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時彥。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祕藏。無使逸遺。悉歸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脩之官既分。編集之員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

定論出於言下。曾不參考。了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不同之事。虛實詳略。年月姓名。闕漏複重。牴牾駁雜。既布傳之已久。但習用而莫知。臣雖至愚。常切私憤。從吏之暇。披卷以尋。歲月寖深。瑕纇愈見。恭惟仁祖。可謂聖時。集當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萬載。自爲一家。豈容方來。復有異論。臣是以夙夕興念。啓處不遑。欲昧死以開陳。願據文而刊正。方將具稾。已睹奏封。敢謂皇帝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綸言炳耀。貢私室以生光。管見迂踈。瀆宸聰而增懼。自量不韙。難逭嚴誅。仰匄睿慈。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書正謬。尋以未嘗刊正。止是糾摘謬誤而已。遂改爲新唐書糾謬。凡二十門。爲二十卷。已脩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縝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請郎前知蜀州軍州事臣吳縝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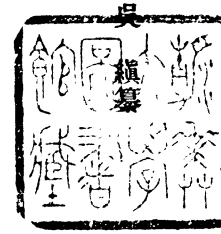
新唐書糾謬二十門目錄

一曰以無爲有　第一卷
二曰似實而虛　第二卷
三曰書事失實　第三卷
四曰自相違舛　第四卷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第五卷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第六卷
七曰世系鄉里無法　第七卷
八曰尊敬君親不嚴　第八卷
九曰紀志表傳不相符合　第九卷
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　第十卷
十一曰載述脫誤　第十一卷
十二曰事狀叢複　第十二卷

十三曰宜削而反存　第十三卷
十四曰當書而反闕　第十四卷
十五曰義例不明　第十五卷
十六曰先後失序　第十六卷
十七曰編次未當　第十七卷
十八曰與奪不常　第十八卷
十九曰事有可疑　第十九卷
二十曰字書非是　第二十卷

新唐書糾謬卷第一

咸林吳纘纂



一曰以無爲有

代宗母吳皇后傳

李吉甫謀討劉闢

劉蘭拒却頡利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裴巨卿竇孝諶無傳而云有傳

代宗母吳皇后傳

肅宗章敬吳皇后傳云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內憂鬚髮班禿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廷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匠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賕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

文尙隱然。生代宗爲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孿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陳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飮。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大昕案。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載此事。小說不可盡信。

今案本紀。代宗以大歷十四年崩。時年五十三。大昕案。唐會要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大歷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崩。年五十四。是歲己未。推其生年。實開元十五年丁卯歲。而李林甫以開元二十年方爲宰相。且案林甫本傳。其未爲相之前。亦無謀不測以傾東宮之事。此其證一也。又案開元十五年。太子瑛尙居東宮。至二十五年。瑛始廢。二十六年六月。肅宗方爲太子。是歲戊寅。則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證二也。且肅宗既爲太子。其宮室之內。汎掃廷宇。整飾樂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臨幸其宮。則主者當掃灑整飾。以爲備豫。豈有乘輿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嚴飾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肅宗誠憂林甫構扇不測。則懷危懼。不過中自隱憂而已。何豫於掌灑掃典樂器之人。而亦不舉其職歟。此其證三也。代宗既於玄宗爲嫡長孫。而又生之三日。玄宗親臨澡之。其事體亦已不輕。彼負姆者遽敢率爾取他兒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孫。靜尋其言。有同戲劇。雖人臣之家。亦不至是。況至尊之前乎。此其證四也。由是言之。則吳后傳中所言。虛謬可見。蓋出於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

李吉甫傳云。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請起宣洪靳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鬬志。帝從之。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

今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又嚴綬傳云。劉闢叛。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由是言之。劉闢之叛。杜黃裳嚴綬亦皆請必誅。非獨吉甫請無置。此其證一也。又嚴綬傳云。綬爲河東節度使。劉闢反。綬請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平之。又高崇文傳云。崇文討劉闢。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鹿頭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闢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破賊於城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左。使驍將募死士奪而有之。下瞰鹿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卽李光顏也）後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其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遂趣成都。闢走追禽之。又案嚴礪傳。劉闢反時。礪爲山南節度使。今吉甫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且鹿頭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幷州之兵與李光顏、是時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幷州兵。無乃太後時歟。此其證二也。且嚴綬傳。自劉闢初反。綬卽建請自河東選兵遣將助討賊。今此乃以爲山南節度使嚴礪。卽其誤可知。此其證三也。且鹿頭之距成都。纔一百五十里。而果閬渝合。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旣已圍鹿頭。則其城乃必爭之地。而賊方

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幷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如此則是鹿頭將拔。賊勢已敗。而礪乃始建請出幷州兵。吉甫方欲起宣洪靳鄂強弩。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乖牾。而其所指。又皆捨近而之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見其謬。其證四也。吉甫既以起幷州兵入蜀爲非。而請起宣洪靳鄂強弩兵擣三峽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而悉力。然案諸人傳。則幷州之兵。自初伐叛。卽與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靳鄂之兵。不聞有自三峽進者。而闢亦就禽。然則吉甫所謀。竟無毫髮之效。其證五也。案杜黃裳傳云。劉闢叛。唯黃裳固勸不赦。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於機。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奪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劉闢者。實黃裳之力。今反歸功於吉甫。此其證六也。夫黃裳以宰相而當伐叛之任。書之其傳。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書舍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實。且猶未可。而況於虛乎。然則此吉甫數事本皆無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蓋其子德裕秉政日。嘗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之美惡。皆增損而不實。若此之事。乃重脩之時。史官求書吉甫之美而不可得。於是竊取黃裳之事。依倣而爲之爾。故其事大抵相類。然不顧其間參錯牴牾。考其實則無有。今新書又因以爲實而書之。無所刊正。豈朝廷重脩之意哉。

劉蘭拒却頡利

劉蘭傳貞觀十一年爲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射設阿史那模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閒離之頡利果疑模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衆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又突厥傳貞觀八年頡利死於京師矣今劉蘭傳乃謂貞觀十一年頡利尙存於本國且又考突厥本傳亦無模末來降而頡利急追劉蘭拒卻之事此可驗其事皆虛也

馬璘擊潰史朝義兵

馬璘傳云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傳邙山之戰思明主其軍非朝義也此其悞一也又案帝紀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與思明戰敗績而光弼傳亦云官軍大潰則此安得有賊遂潰之謂哉此其悞二也此蓋馬璘傳一偏之說夸大其功若考其實則虛謬自見矣

裴巨卿資孝諶無傳而云而有傳

裴守眞傳云子子餘耀卿巨卿別有傳昭成竇皇后傳云曾祖抗父孝諶自有傳

今案裴耀卿資抗則已有傳而巨卿孝諶則無之（大昕案當云祖諶自有傳父孝諶某州刺史）

新唐書糾謬卷第二

二曰似實而虛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鄭絪作相時事皆不實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劉滇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貞觀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又太宗紀云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其家七年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今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是舉天下一年止斷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慮囚而京師死罪繫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舉京師一月以推一年之數

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師一年之數而推天下之數。則可勝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遠也。而多寡如是之遼邈。愚謂此蓋出於史氏歸美太宗之故。而實則不然也。夫太宗聰明仁智之主也。興義兵。除暴亂。拯民於塗炭之中。而措之仁壽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其心方安生而樂業。嚮善而畏罪。故即位纔四年。天下死罪歲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惡薄厚。遽有殊絕。不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則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將柰何。愚謂此三百九十八。乃錄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之數。非實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縲繫。故矜而縱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至。則憐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數面推。此則事理人情。較然明甚。若謂三百九十人實皆死罪。而太宗釋之。事必不然也。況死罪法之極者。其數又如此之多。其間必有亘姦極蠹。衆所讎疾。其情至重。而爲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過誤愚懦。窮迫株蔓。其情至輕。而爲政者所宜矜貸者。是二者獄事之所常有。詎可一槩論哉。今也抵是罪者僅四百人。其間豈無等差。一旦不問其情之輕重。舉而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爲也。以是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罪書之者。蓋欲歸美於太宗。故夸大其數。以見其仁心感人之至云爾。自是秉筆者但知傳其文。不復推其實。後之學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爲詩。猶云死囚四百來歸獄。蓋亦取信於史而已。然則脩新書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歸美

而今之史臣紀實之意兩得其眞如是乃稱脩史之職也歟

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傳云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貽惻建請下降武后怒卽以當上衞士配之由是失愛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

今案義陽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蕭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貞觀二年戊子歲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歲薨自戊子至乙亥則高宗纔四十八歲爾何緣有四十歲之女乎此當日史臣之過也推原其意蓋止欲甚武氏之惡云爾然殊不顧事過其實遽書於史後之秉筆者又不能推窮其實止襲其誤而載之自吳兢劉知幾脩纂以來迨今已數百年而新書又不爲之討論詳究細其信實但從而粉澤文飾之豈脩史之意哉大昕案此事載劉肅大唐新語通鑑載其事云年踰三十不嫁則溫公已悟其失矣

鄭絪作相時事皆不實

鄭絪傳云憲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

於綱。綱常默默。居位四年罷。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

今案憲宗本紀。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綱罷相。至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眞方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爲將以討承宗。而盧從史傳云。丁父喪未官。卽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且既云從史父喪未官。而獻計誅承宗。朝廷因命復領澤潞討賊。則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眞死而承宗自立之後也。然則綱當是時已去相久矣。綱傳所述。與帝紀及年表幷諸人傳皆不相符。其證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爲相。而三年九月出爲淮南節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眞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討之。自後從史方有與承宗連和之事。是時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譖綱漏言。其證二也。又至五年四月。從史方貶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時綱已去相將二朞矣。其年月及綱從史吉甫之所在事狀。皆參差不相符。其證三也。又李絳傳云。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吉甫謂綱漏謀。帝欲逐綱。絳爲開白乃免。其說與綱傳又已不同。且所謂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者。何也。豈謂從史旣奪服復領昭義之後。朝廷方欲復召之歟。方憲宗元和之初。天下節度使如從史者。朝廷有無故而可以輕召者歟。以從史及孔戡裴垍烏重胤吐突承璀等傳。與韓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則從史復領昭義之後。其勢可復輕召歟。且

綑絳二傳述漏謀之因。既已不同。則其事何可復信。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爲絳之美。然皆參錯不實。其後史臣爲綑傳者。既無事可紀。故又取絳事而載之。展轉相因。則愈失其眞。其證四也。綑傳又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強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綑。綑常默默居位四年罷。案黃裳以永正元年七月爲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罷。綑以永正元年十二月爲相。至元和四年二月罷。黃裳罷後。綑猶居相位。二葢始罷。使黃裳方當國。而事不關決。綑常默默。遂先黃裳罷去。以是爲綑之貶可也。今黃裳既已先綑罷。而綑猶居位。復爲誰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罷去。史筆若此。不亦太近誣乎。其證五也。由是言之。鄭綑傳自爲相之後。止此二事。後人讀之。似皆有實可信。及以紀傳參考。則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爲旁行編年以次陳之於後。庶覽者了然易見云。

	憲宗	鄭綑	王承宗	盧從史	李吉甫	李絳	杜黃裳
乙酉	八月乙巳即位。	十二月自中書舍人爲中書相。					
永正元年				唐史中不見從史爲澤潞節度使之年。唯樊川集云。貞元中節			

丙戌 元和元年				度使李昌榮卒。押衙盧從史主其軍事。則見從史在此年之前。已爲節度使也。	
丁亥 元和二年					正月己巳。黃裳罷。
			正月己酉。自中書舍人爲中書相。		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戊子 元和三年	九月。綯爲門下相。			九月戊戌。吉甫罷爲淮南節度使。	

<table>
<tr><td>己丑
元和四年</td><td>十月以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鎮州招討宣慰使討王承宗。</td><td>二月丁卯。絹罷。</td><td>三月乙酉。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眞卒其子承宗自稱留後十月辛巳承宗反。</td><td>從史丁父喪未官卽獻計誅王承宗由是奪服領澤潞討賊。</td><td></td><td></td></tr>
<tr><td>庚寅
元和五年</td><td></td><td></td><td>七月丁未。赦承宗。</td><td>四月。貶驩州賜死。</td><td></td><td></td></tr>
<tr><td>辛卯
元和六年</td><td></td><td></td><td></td><td></td><td>正月。吉甫爲中書相。</td><td>十一月。絳自戶部侍郎爲中書相。</td></tr>
</table>

張九齡諫而太子無患

張九齡傳云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

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今案太子瑛傳。載九齡諫時已爲中書令。而宰相年表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齡爲中書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廢死。然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已爲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齡相哉。且九齡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廢死。則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患哉。此二者皆無其實也。大昕案。九齡以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罷相。而太子瑛之廢死。在二十五年四月。史云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者。謂終九齡爲相之日。太子得不廢爾。吳氏所糾。似不達其文義。

劉潼治蜀南詔不敢犯邊

劉潼傳。爲西川節度使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閒候。有卑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

今案南詔傳。潼爲西川節度使之時。卽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際也。當是時。南詔方強。南寇安南。西擾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沐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則南詔何嘗不敢犯邊乎。潼傳中止云南詔少戢。不敢輕寇邊可也。以爲自是不敢犯邊。則非其實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三

三曰書事失實

降封宗室郡公而紀書爲縣公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王勔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閤爲出閤

張錫爲相日數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崔圓辭大學士

王播進獻

郭英乂代高適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降封宗室郡公紀書爲縣公等事

太宗紀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爲縣公今案膠東郡王道彥傳略云高祖初封義興郡公例得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尙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竝降封公由是言之則道彥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卽位後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紀貞觀八年書道彥膠東郡公及舊書道彥膠東郡公傳云於是宗室率以屬疏降爵爲郡公是也今本紀所書乃云爲縣公者蓋舊史本紀其誤如是而新書不加考證承誤而書故遂失其實矣今新書道彥本傳之首猶書爲郡王亦誤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歲八月甲子高祖初遜位自稱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禪卽位纔三四月耳而封德彝所對遽指高祖爲先朝此又史臣書事之甚悞者也

陸贄李晟傳幸梁州事

陸贄傳云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

帝許晟移軍。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幷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又李晟傳云。後數日。懷光幷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

今案本紀云。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爲太尉。懷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懷光奪鄜坊京畿金商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軍兵馬使陽惠元兵。惠元死之。韓游瓌傳略云。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悞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游瓌說帝以邠及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守。請分其兵。罷懷光權。帝善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卽日幸梁州。又李懷光傳云。懷光遣將趙升鸞諜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又嚴震傳云。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馳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發奉天。然則此三者之傳。其事狀皆不相遠。大抵始因懷光與賊通而欲爲變。奉天旣已危蹙。故議幸梁州。會懷光間誘復至。渾瑊嚴警。而游瓌罵瑊。時嚴震兵旣已到。今贊晟傳乃以爲因懷光奪二人兵。行在震驚。是日遂幸梁。則失其實矣。盍以本紀言之。則幸梁與奪兵不同

日．其誤昭然也．其陽惠元止是神策軍兵馬使．而贊傳兼李建徽遂謂之兩節度亦誤也．

憲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實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子棣王惴傳云．大中六年始王．與彭信二王同封．彭王名惕．信王名憚．一名恆．其恆字恐悞．有說見別篇．今案本紀．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惴爲棣王．卽無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紀云．十一月己卯．封弟惕爲彭王．咸通元年紀云．七月封叔恆爲信王．然則彭信二王．未嘗與棣王同時受封明矣．

王勮傳以壽春等五王降封入閤爲出閤

王勮傳．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儀．忘載册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人嗟服．

今案寧王憲傳云．憲初名成器．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皇太子．睿宗降爲皇嗣．更册爲皇孫．與諸王皆出閤．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降王壽春．與衡陽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復詔入閤．此三王同封之文．當作四王．蓋史氏悞不載臨淄王一人耳．其說見別篇．又案武后紀．長壽二年臘月丁卯．降封皇孫成器爲壽春郡王．恆王成義衡陽郡王．楚王隆基臨淄郡王．衞王隆範巴陵郡王．趙王隆業彭城郡王．然則王勮傳所謂長壽中壽春等五王事．卽此是也．推考紀傳．乃是五王降封而復入閤．勮傳以爲出閤．則失其實也．

張錫爲相日數

張錫傳云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爲絳州刺史今案睿宗紀張錫以景雲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戌貶絳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雲京京杲二傳書事失實

辛雲京傳云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繼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以傳言之則朝廷所命也以本紀言之則雲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鎮事狀考其實乃雲京自立之後以軍中之情請諸朝耳故鄧景山傳云衆怒作亂景山遇害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雲京爲節度使詔可此唐中葉已後藩鎮大抵皆然今史氏於雲京本傳乃爲之委曲隱避不復言因亂自立然則當時史官於雲京兄弟爲有私矣試又舉其事以驗之夫僕固懷恩之禍其始豈非雲京很忌激觸之所致歟而又結謀中人表裏間構以成就懷恩之叛逆者實雲京爲之根柢也而本傳但書其美曾無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驗也又雲京從弟京杲爲湖南觀察使以貪賊殘暴而致王國良之亂且嗣曹王皐賢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見於嗣曹王皐傳及西原蠻傳）王又以私怒而殺部曲（此見於李忠臣傳）凡此等事皆不見於京杲本傳此其二驗也是則當時史臣有私於辛氏兄弟豈不信哉今新書但襲舊史而載之不加刊正亦編修之一失也

崔圓辭大學士

李泌傳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是歲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歲戊戌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於十四年是歲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方爲宰相是歲丁卯設若崔圓以大歷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圓卒亦已九年矣何緣乃云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爲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顛倒錯亂其間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大昕案困學紀聞云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爲辭傳誤矣

王播進獻

王播傳云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爲相乃大和元年文宗初卽位之數月也時帝新卽位有意太平方以恭儉爲政故莊恪太子傳云帝承寶歷荒怠身勤儉率天下觀本紀自帝卽位之初其所行簡儉省約之事皆可以概見無容因播進獻之多遂命爲相況文宗雖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卽阼銳於爲治必不至於是也案播傳

穆宗時領鹽鐵。敬宗時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遂復領使。又案李景讓傳云。寶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又獨孤朗傳云。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又案播傳云。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而文宗紀云。大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節度副大使王播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此蓋播當敬宗時以賄賂遺權幸。又以獻於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貢奉。故復其鹽鐵使名。既而文宗卽位。權近之臣。久甘其贈賄。故言之於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實。遂自淮南召還。使復輔政。如是而已。若謂文宗因其獻玉帶銀盌綾絹而命爲相。此則近誣也。帶盌綾絹之獻。乃敬宗時。其所得止是再領鹽鐵。其云自淮南還及再得相。皆記事者誤也。

郭英乂代高適

班宏傳云。高適鎭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郭英乂代適。表雒令。今案郭英乂及崔寧傳云。永泰元年。嚴武卒。衆請英乂爲節度使。朝廷用英乂。乃拜劍南節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乂代適。則誤矣。代高適者嚴武。非英乂也。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

中宗本紀。景龍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節愍太子及武三思傳。其三思父子。皆已爲節愍所誅。止是太子之衆自潰。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謂之誅武三思不克也。當云以羽林千騎兵誅武三思已而衆潰。死之。如此乃盡其實。

新唐書糾謬卷第四

四曰自相違舛

王璵恭憲太后弟乃以爲惠安太后弟

以三月二日爲中和日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杜佑所紀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韋雲起嘗爲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敘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姪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杜求仁傳舛悞

賢妃徐惠爲齊聃姊又爲姑

蕭至忠傳敍蕭德言世次未明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誅張昕三傳各異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張巡用兵人數悞

王燾等世次不明

裴寂字不同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虢王子次序不同

館陶公主所尚不同

崔良佐傳

武攸暨傳誤

兩傳載周贊安太清不同

郝玼馬璘傳不同

蘇定方傳誤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劉滻入朝紀傳不同

孔戢傳誤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王璹恭憲太后弟乃以爲惠安太后弟

宦者楊復恭傳云王璹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今案后妃傳。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恭憲皇后王氏。惠安傳則不載有弟瓌事。至恭憲傳則載弟瓌事甚詳。且又述其被害事。與復恭傳正合。然則瓌乃恭憲弟。非惠安弟也。大昕案。二傳敘王瓌事。當去其一。后妃傳景福初以下四十七字可刪。

以三月二日爲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傳云。李泌病篤。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強入見。不能步歸而卒。

今案李泌請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帝悅。又案本紀泌以三月甲辰薨。是歲正月甲辰朔。而鄴侯家傳以爲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內宴。不能步歸而卒。然則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傳以爲中和節日則誤也。

太宗紀享年差三歲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三。

今案虞世南傳。敍太宗語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且太宗以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起義兵。是歲丁丑。而太宗自謂年十八。則是庚申歲生。又太宗紀云。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鴈門。詔書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案隋書紀。突厥以大業十一年圍煬帝於鴈門。是歲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則亦是生於庚申歲。以二者推較。則太宗以庚申生無疑矣。貞觀二十三年歲在己酉。自庚

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紀以爲年五十三則悞也大昕案唐會要太宗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別館武德九年八月卽位年二十七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翠微宮含風殿年五十二

杜佑所終之官與桑道茂傳不同

桑道茂傳云杜佑終於司徒今案佑傳以太保致仕而終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數多一人

公主傳明皇帝二十九女今案其名數乃有三十八卽不知其總凡之悞邪名數之悞邪然脩書而至於如此亦可謂踈謬矣大昕案唐會要明皇二十八女永穆常芬孝昌靈昌常山唐昌萬安寧親上仙新昌高都臨晉建平貞陽信城宜春壽春昌樂永寧平昌太華興信壽光八新書作壽昌樂成新平廣寧咸宜萬春新書合寧親興信爲一人又多懷思普康壽安三人

穆宗紀始封與憲宗紀異

穆宗紀云始封建安郡王進遂王今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八月丁卯進封子延安郡王宥爲遂王卽穆宗也穆宗紀以爲建安憲宗紀以爲延安二者必有一悞大昕案唐會要亦作延安

建王已改名而薨時猶書故名

穆宗紀長慶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審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云憲宗二十子內澧王惲傳末云初惲名寬、深王察、洋王寰、絳王寮、建王審元和七年並改今名則是寬以下其名皆改從心故審改名恪而本傳書爲建王恪也既於元和七年壬辰改爲恪至長慶元年辛丑薨時猶書爲審其悞可見也

謂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見者

十一宗諸子傳內憲宗二十子末云凡八王史失其薨年

今案所謂八王者深王悰、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衡王憺、澶王恍、榮王憤也然案僖宗紀廣明元年八月癸卯榮王憤爲司空是月憤薨則是此一王薨年亦自可見而本傳亦謂史失之者悞也

謂九王史失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見者

宣宗諸子通王滋傳末云濟韶彭韓沂陳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

今案昭宗紀乾寧四年韓建所害九王內彭王名惕卽憲宗子沂王名禋卽昭宗子此二王舉其名而考其傳則皆見系胄安得一概云史逸之也

韋雲起嘗爲麟州刺史而本傳不載且是時未有麟州

裴寂傳云、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

今案雲起傳。雲起未嘗爲麟州刺史。亦無告裴寂反之事。且又按地理志。麟州乃開元十二年始置。則方武德時、固未有麟州也。大昕案。地理志。麟遊縣。武德元年。曰麟州。貞觀元年。州廢。是唐初固有麟州。又鉅野縣。武德四年置麟州。五年。州廢。

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敍星變災異事與紀志不同

虞世南傳云。貞觀八年。進封永興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虵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貞觀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於虛危。五行志云。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崩。大虵屢見。凡此所云。卽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云八年七月。山東江淮大水。又云。隴右大虵屢見。凡此所云。卽虞世南傳及天文志所書之事也。其大節如山摧虵見、大水、星變、雖已僅同。至於閒有違舛。則不能使人無疑。何者。如世南傳云。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於虛危。至乙亥、不見。則止十二日爾。此一可疑也。自氐至虛危。凡歷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四辰。卽未知十二日之間。果能徧歷歟。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虛危。歷玄枵。夫虛危卽玄枵之次。今云孛虛危。又云歷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觀之。則志傳必有誤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李源傳略云。源八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間。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絕心祿仕。五十

餘年。

今案明皇帝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憕死之。是歲乙未。而源年八歲。則是生於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七十四歲爾。其長慶盡四年。甲辰又歷敬宗寶歷元年乙巳二年。丙午文宗大和元年。丁未源始八十歲。然則既云八歲家覆。又云長慶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誤。況德裕爲中丞。正長慶時。時源實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傳討二張處所與桓彥範及皇后等傳不同

王同皎傳云。趨長生殿太后所。李多祚傳亦同。

今案桓彥範傳云。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張易之傳。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獨孤懷恩獻后之弟而以爲姪

獨孤懷恩傳云。元正皇后弟也。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

今案元正皇后。卽高祖之母。而高祖紀云。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由此言之。則元正后與隋文獻后乃姊妹。而懷恩則弟也。安得謂之姪哉。大昕案。隋文獻皇后。獨孤信之女。懷恩則信少子。堂之貞后亦信之女。懷恩乃元貞皇后弟之子。史脫去子字。爾。吳氏未考隋書。以懷恩爲文獻后弟。殊誤。○又案唐書作元貞皇后。吳氏避宋諱改。

張鷟貶官年世相遠

張薦傳略云薦字文成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薦及司馬鍠爲御史開元初御史李全勃薦多口語詘短時政貶嶺南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爲也

今案武后證聖元年乙未明皇帝開元元年癸丑相去一十九年而薦仍爲御史此已可疑且又薦既於開元初以御史貶官矣何緣復云武后時馬仙童曰近自御史貶官歟此一節前後乖舛全不可考

本紀書渾釋之死與傳不同

渾瑊傳云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

今案代宗紀廣德二年二月辛未僕固懷恩殺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又釋之本傳云附回紇傳李光弼保河陽釋之以朔方都知兵馬使爲裨將進寧朔郡王知朔方節度留後僕固懷恩之走聲爲歸鎭釋之曰是必衆潰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如悔禍還鎭渠可不納釋之信之乃納懷恩懷恩已入使韶殺釋之收其軍紀傳所載如此而與瑊傳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傳舛誤

杜求仁傳云求仁與徐敬業舉兵爲興復府左長史死於難

今案徐敬業傳。求仁爲匡復府右長史。與求仁傳不同。未知孰是。

賢妃徐惠爲齊聯姊又爲姑

徐齊聯傳云。高宗時。姑爲帝婕妤。子堅傳末又云。齊聯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今案后妃傳云。太宗賢妃徐惠。太宗召爲才人。再遷充容。卒贈賢妃。惠之弟齊聯、子堅。皆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然則徐齊聯在本傳則爲賢妃婕妤之姪。而堅爲姪孫。在賢妃傳則齊聯乃賢妃婕妤之弟。而堅乃姪也。未知何者爲是。

蕭至忠傳敍蕭德言世次未明

蕭至忠傳云。祖德言。祕書少監。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乃至忠之曾祖。其世次甚明。又德言傳。亦謂至忠爲曾孫。此必可信。今至忠傳止以德言爲祖。則誤也。

徐州戍兵龐勛等擅還

康承訓傳云。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匄糧鎧北還。

今案崔彥曾傳云。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

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廩賜乏。請無發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然則康承訓傳。以爲武寧兵七百戍桂林。六歲不得代而作亂。崔彥曾傳。則以爲八百人戍三年請代。以復留一年。故怒而作亂。此二者、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誅張昕三傳各異

高固傳云。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

今案楊朝晟傳云。李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賓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又案韓游瓌傳云。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之。游瓌馳入邠。說昕。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且張昕之死。不過止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主其謀者。今此則不然。在高固傳、則以爲固伺間斬昕。在楊朝晟傳、則以爲楊懷賓以夜斬昕。在韓游瓌傳、則以爲游瓌伏甲先起。而高固應之。乃斬昕。其主謀及致殺者。果在何人。爲史如此。使後人何所信乎。

劉禹錫得志時三事與別傳皆差

劉禹錫傳云。王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憑籍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喜。下除太子右庶子。

今案武元衡傳云。爲御史中丞。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則元衡下遷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錫之故。非爲柳宗元不喜。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一也。

又云。御史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日罷。

今案竇羣傳云。德宗時。遷侍御史。至順宗時。羣不附王叔文。欲逐之。韋執誼不可而止。憲宗立。轉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然則當王叔文禹錫等黨方盛時。羣亦未嘗罷御史。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二也。

又云。韓皐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

今案韓皐傳云。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事。皐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皋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鞫沔觀察使。觀此則皐所忤者。叔文及其一黨之人。不獨止禹錫而已。此事當載之叔文傳中乃可。非禹錫傳之所當書也。且皐之出。自爲鄂岳鞫沔觀察。又非湖南。此其事與禹錫傳不同者三

也。噫。如禹錫者、固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竊弄威柄。方其得志之秋。朋黨構扇。變故易常。妄相進擢。既不叶天下之望。宜爲正人之所疾惡。意其當日施爲恣橫者。不止此數事而已。然當時史臣。不能撫其信實之事。筆之簡策。止綴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唯無以見其過惡之迹。而又使後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爲可惜也。

張巡用兵人數誤

忠義張巡傳贊云。以疲卒數萬。

今案巡所用戰兵止數千。不滿萬人。贊之所云誤矣。

王熹等世次不明

王珪傳、及酷吏王旭傳。皆云熹及旭乃珪之孫。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二人皆珪之曾孫。未知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傳云。寂、字玄眞。

今案宰相世系表。則字眞玄。未知孰是。

劉審禮傳與表不同

劉審禮傳云子殆庶又云易從爲彭城長史。

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從爲漢州長史。未知孰是。

號王子次序不同

號王子次序不同。

號王鳳傳云七子。次子茂融。

今案宗室世系表鳳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知孰是。

館陶公主所尙不同

酷吏崔器傳云曾祖恭禮尙館陶公主。

今案公主傳高祖女眞定公主嫁崔恭禮。又館陶公主下嫁崔宣慶。今器傳乃云恭禮尙館陶。未知孰是。

崔良佐傳

藝文志崔良佐三國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

今案崔日用傳乃滑州靈昌人。而又崔元翰傳述良佐云與日用從昆弟也。此二傳鄉里宗族、與藝文志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系表考之。則良佐乃日用之再從姪。以是言之。則從子者是。而從昆弟者誤歟。大昕案博陵安平崔之族望靈昌蓋日用所居之地也。世系表日用出博陵第三房

武攸暨傳年號誤

武攸暨傳云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延秀之誅降楚國公景龍中卒

今案武延秀傳延秀以韋后敗時與安樂公主同斬則是景龍四年六月中事也是歲六月壬午韋后殺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臨淄王以兵誅韋氏及安樂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卽位七月己巳改元景雲由是言之延秀旣誅之後何緣復有景龍年號乎

兩傳載周贊安太淸不同

李光弼傳河陽北城之戰賊衆奔敗禽周摯

今案史思明傳云時周贊以後軍屯福昌駱悅惡其貳乃殺贊（案摯贊雖不同其實一人也）且周贊已爲光弼所禽何緣復從思明領軍屯福昌而爲駱悅所殺歟

又光弼傳云安太淸襲懷州守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懷州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淸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侯仲莊傳亦云禽安太淸

今案史思明傳云使安太淸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淸降又案哥舒曜傳亦云降安太淸光弼仲莊傳言禽而思明曜傳言降未知孰是

郝玼馬璘傳不同

郝玼傳云貞元中爲臨涇鎭將常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若用玼言則邊已安尙何事爲璘遂不聽

今案馬璘傳云徙涇原節度使大歷八年吐蕃內寇璘與渾瑊擊破之十二年卒於軍是歲丁巳今玼傳云貞元中說馬璘而貞元元年歲在乙丑則是時璘卒已九年矣玼安得與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案璘傳云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今郝玼傳所言乃如此則正與璘傳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舊書玼傳則云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帥不從則是舊史未嘗以爲馬璘未審新書何由指以爲馬璘此可疑者三也大昕案今本唐書作郝玼

蘇定方傳誤

蘇定方傳云至怛篤城欲殺降胡取貲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

今案本紀此乃高宗顯慶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則悞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傳不同

江夏王道宗傳云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

今案李靖及突厥傳禽頡利者張寶相也而道宗傳以爲道宗親執未知孰是

劉濬入朝紀傳不同

德宗本紀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劉濟及其弟瀛州刺史濬戰於瀛州濬敗奔於京師今案濬傳云濬怦次子濟母弟怦得幽州病且死濬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德濬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己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濬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其事與紀全異未知何者爲是

孔戡傳誤

孔戡傳云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今案死難者巢父傳則以戣戡戢爲從子又案宰相世系表戣戡戢實巢父兄岑父之子是則非巢父之子審矣今戢傳乃指巢父爲父則甚悞矣大昕案韓退之撰孔戣墓誌云考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公之昆弟五人戡戢戣亦可證非巢父子

劉弘基殷開山傳誤

劉弘基傳云討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唯弘基軍戰力矢盡爲賊拘仁杲平乃克歸殷開山傳云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臥營委軍於劉文靜誡曰賊方熾邀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枵乃可圖開山銳立事說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遺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析墝大昕案宋本析作折下同爲舉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除名爲民

今案析壉、城名也。殷開山傳及地理志以爲析壉。而薛舉及仁杲傳、則以爲高壉。未知孰是。今以紀傳考之。薛舉自唐得長安之後。至於仁杲降。太宗之時。與唐兵前後凡五戰。雖紀傳多不載其地名。然徐參考亦可槩見。自高祖初入關。義寧元年。舉入寇扶風。爲秦王所敗。此第一戰也。此不書於高祖紀。而見於太宗紀。并舉本傳。武德元年六月。舉又寇涇州。秦王西討。屯於高壉。王臥疾。而長史劉文靜、殷開山等觀兵於高壉。爲舉所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王還京師。舉拔高壉。將趨長安。而病死。此第二戰也。此見於高祖太宗紀及薛舉傳。是年八月辛巳。舉卒。己丑。秦王復西討。屯於高壉。相持六十餘日。九月甲寅。秦州總管竇軌及仁杲戰。敗績。此第三戰也。此見於高祖太宗紀。又與長平王叔良戰於百里細川。而執劉感。此第四戰也。此見於叔良及劉感傳。十一月己酉。秦王敗仁杲於淺水原。徑圍其城。遂降之。此第五戰也。此見於高祖太宗紀。仁杲傳。此五戰地名人名及勝負。粗可考矣。若劉文靜殷開山之敗。乃高壉也。而開山傳則以爲析壉。悞矣。淺水原之戰。仁杲將宗羅睺敗走。太宗急追。夜半圍之。遲明而仁杲降。而弘基傳乃以爲八總管軍皆沒。一何舛謬之甚乎。此最爲大悞也。案薛舉傳。則弘基之沒。亦高壉之戰耳。夫淺水原乃太宗戰勝之地。遂追奔逐北。使仁杲不及計而降。曷嘗有八總管敗沒者乎。此史氏殊不考究之故也。高壉、析壉、皆城名。高壉屬寧州定平縣。析壉屬涇州安定縣。地既近而名相類。故易於舛誤。唯弘基傳有淺水原戰沒之說。爲謬最甚矣。大昕案薛舉傳云。秦王壁高壉。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是淺水原與高壉地本相近。太宗壁高壉。而破賊於淺水原。劉

文靜等觀兵高墟、而八總管敗於淺水原、事正相類、非史家之誤也、吳氏所糾、殊未達於地理、

新唐書糾謬卷第五

五曰年月時世差互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

魏謩罷相差一年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閻立本爲中書令差一年

武惠妃薨差一年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岑義爲同三品年悞及官稱不同

竇懷貞傳誤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章懷太子傳年誤

慶王琮薨紀傳差一年

張濬死紀傳差一年

肅王薨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啖助傳贊誤

懿德太子傳誤

上官昭容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誤

突厥傳敍永安王孝基誤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

韋弘景傳云。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劉士涇、賂權近。擢太僕卿。弘景上還詔書。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親者。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

今案劉士涇傳云。遷太僕卿。給事中韋弘景等封還制書。以士涇交通近倖。不當居九卿。憲宗曰。昌有功於邊。士涇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餘年。制書宜下。弘景等乃奉詔。此二傳一以爲穆宗。一以爲憲宗。一則云弘景固執。帝怒。使宣慰安南。一則云弘景等乃奉詔。二說殊不同。未知其孰是。且又士涇傳云。弘景等。卽不知餘人爲誰。此皆舛誤之甚者也。

魏謇罷相差一年

魏謇傳云。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

今案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謇罷。又宰相表云。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謇爲檢校戶部尙書平章事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爲十年者誤歟。

李愬平蔡州差一年

李愬傳云。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今案憲宗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韓愈平蔡碑云。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然則憲宗紀新書正得其實。而愬傳以爲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則大誤矣。

閻立本爲中書令差一年

閻立本傳云。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立本初以總章元年爲右相。本中書令也。）今案宰相表。則咸亨二年立本方爲中書令。未知孰是。（大昕案。高宗本紀同。）

武惠妃薨差一年

楊貴妃傳云。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今案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皇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又案惠妃傳、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後薨。既瑛等皆二十五年死。則妃之薨無由却在二十四年。其理甚明。然則楊貴妃傳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傳幸東都差一年

王志愔傳云。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謀反。今案玄宗紀。開元九年。並無幸東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東都。九月。京兆人權梁山反。伏誅。志愔

傳所云九年者誤也.

王求禮傳久視二年大雪誤

王求禮傳云.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

今案本紀.久視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改元長安.則是久視無二年三月矣.且又案本紀及五行志.長安元年三月.亦無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視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禮傳所云卽此事.而誤以元年爲二年爾.

武后問狄仁傑求奇士其年誤

張柬之傳云.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

今案本紀及狄仁傑傳.仁傑以聖歷三年九月薨.是年歲在庚子.(卽久視元年也.)而長安元年.歲在辛丑.由是言之.柬之傳云長安中必誤也.

岑羲爲同三品年愞及官稱不同

岑羲傳云.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尙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

今案睿宗紀云.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殺中宗.矯詔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以刑部尙書裴談、工

部尚書張錫、同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卽無中宗崩而羲以右常侍爲同三品之事。六月甲辰。睿宗卽位。至七月丁巳。羲罷爲右散騎常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戶部尚書始同三品。蓋自景雲元年（卽景龍四年。庚戌歲也。）六月。溫王卽位。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卽位。七月己巳。大赦。改元景雲。至二年（辛亥）先天元年（壬子）正月。羲始爲同三品。然則非景雲初。乃先天初也。紀及表又云。羲曾爲中書侍郎。而本傳無之。亦脫漏也。

竇懷貞傳誤

竇懷貞傳云。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夫。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今案睿宗紀。景雲二年（辛亥）十月。竇懷貞罷。先天元年（壬子）正月乙未。左御史臺大夫竇懷貞同中書門下三品。則是止三數月耳。非踰年也。或曰。史家止謂改歲則爲踰年。非謂過一朞也。愚曰。唯新書之例不然。故不得不疑而辨之。案杜元穎傳。謂穆宗卽位不閱歲而元穎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卽位。次年長慶元年二月。元穎入相。斯亦可謂踰年矣。而本傳以爲不閱歲。又云。甫再朞。出爲西川節度使。蓋謂僅及二周。而元穎以長慶元年二月爲相。至三年十月罷。凡二周歲餘八月。而本傳以爲甫再朞。今竇懷貞自罷相至復同三品。雖曰改歲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爲踰年哉。

常山王承乾卒紀傳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傳云貞觀十七年廢爲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

今案本紀貞觀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與本傳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紀傳不同

憲宗紀元和四年閏三月丁卯立鄧王寧爲皇太子（卽惠昭太子也）六年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

今案穆宗紀云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昭太子傳云李絳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以寧爲皇太子册禮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年十九以是推之憲宗紀惠昭以元和四年立六年十二月薨而穆宗紀云元和七年薨已爲舛錯今惠昭本傳又云冬十月克行禮明年薨則是元和四年受册成禮而五年薨愈見乖異不知何者爲是然要之李絳嘗上言曰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於是乃立太子則是元和四年立之無疑但薨年則紀傳交互爲難考爾

孝敬皇帝年差一歲

孝敬皇帝傳云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年二十四又高宗紀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爲孝敬皇帝

今案燕王忠傳云王皇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又高宗紀永徽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后爲庶人是歲乙卯而弘三歲則是以癸丑生至上元二年歲在乙亥薨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懷太子傳年誤

章懷太子傳云。上元元年。復名賢。是時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賢爲太子。

今案高宗紀及三宗諸子傳。竝云。皇太子以上元二年薨。獨此傳以爲元年。蓋誤也。

慶王琮薨差一年

十一宗諸子傳云。奉天皇帝琮。天寶十載薨。（琮本封慶王。）

今案玄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五月戊申。慶王悰薨。恐本傳之誤也。

張濬死差一年

張濬傳云。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爲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鎭兵。使張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實天復二年十二月。（是歲壬戌。）

今案昭宗紀。天復元年辛酉十月。朱全忠犯京師。十一月壬子。昭宗如鳳翔。戊辰。全忠犯鳳翔。自是全忠圍鳳翔。至天復三年癸亥正月。王師範取兗州。甲子。昭宗幸全忠軍。己巳。昭宗至自鳳翔。十二月丙申。朱全忠殺尚書左僕射致仕張濬。由此觀之。則天復二年十二月。昭宗尚在岐下。爲全忠所圍未出。亦未有卜洛之事。王師範亦未起兵。然則本紀所書三年十二月丙申殺濬。爲得其實。而本傳云二年十二

月者誤也。且又濬以三年既死。而昭宗以四年遷洛。今觀濬傳所書。則似遷洛之後。濬方被殺。此蓋傳中文意未全所致。當云全忠將脅帝東遷。如此則文意完矣。

肅王薨差一年

肅王詳傳云。建中二年薨。

今案德宗紀。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肅王詳薨。與傳差一年。

武攸暨傳年次誤

武攸暨傳云。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長安中、降王壽春。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

今案武承嗣傳云。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帝柔昏不斷。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然則攸暨之降王壽春。乃中宗神龍時事也。而傳以爲長安中。則誤矣。

啖助傳贊誤

儒學啖助傳贊云、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

今案孔子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歲卒。鉅嘉祐五年庚子進新書之歲。止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案啖助以大歷五年庚戌歲卒。上距孔子之卒。才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沒數千年。無乃誤歟。

懿德太子傳誤

懿德太子重潤傳云大足中或譖重潤竊議武后怒杖殺之年十九今案重潤傳首云重潤生高宗喜甚乳月滿爲大赦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歲在壬午大足止有元年歲在辛丑則是重潤年二十謂之十九則誤也（大昕案武后紀長安元年（即大足元年）九月壬申殺邵王重潤及永泰郡主壻武延基）

上官昭容傳誤

上官昭容傳云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今案上官儀傳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子廷芝亦被殺又本紀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殺上官儀武后傳云麟德初后召方士爲蠱宦人發之帝怒召上官儀草詔廢后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然則武后以麟德元年造蠱是年殺儀方是時高宗尚親政武后止居中宮後二十年方有臨朝稱制事則當麟德初不得謂之武后時也

江夏王道宗傳誤

江夏王道宗傳高宗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

今案道宗本傳云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且裴寂與劉武周度索原之戰卽武德二年九月介州姜寶誼死之之戰是也（此戰見於裴寂姜寶誼劉武周傳高祖本紀武德二年中是年歲在

己卯時道宗年十七則是生於隋仁壽三年癸亥歲也而房遺愛之誅在永徽四年癸丑歲自癸亥至癸丑正五十一年爾不得云年五十四也

突厥傳敍永安王孝基誤

突厥傳云武德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執我使者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

今案永安王孝基傳云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爲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隸焉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擊官師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爲賊所害晉陽平購尸不獲又案本紀武德二年十月劉武周寇晉州永安王孝基及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討之是月夏縣人呂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劉武周戰於下邽敗績此乃戰於夏縣而悞作下邽已有說見別篇又孝基及于筠等四人被執正在此戰而紀漏書亦見別篇三年二月甲寅獨孤懷恩謀反伏誅案懷恩傳懷恩初謀反而勅令討武周既而四人敗被執俄而秦王破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而謀反事敗遂伏誅四月壬戌秦王世民及劉武周戰於洺州敗之武周亡入於突厥克幷州由是言之永安王孝基在武德三年四月劉武周未破敗之前已被害矣何緣四年猶爲行軍總管而與突厥戰乎此蓋誤也

太宗薛舉相持六十餘日事

太宗紀云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太宗爲西討元帥七月太宗有疾諸將爲舉所敗八月太宗疾間復屯於高墌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其子仁杲率其衆求戰太宗按軍不動久之仁杲糧盡太宗曰可矣乃遣總管梁實柵淺水原仁杲將宗羅睺擊實太宗率兵出其後羅睺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杲乃出降

今案高祖紀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七月壬子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八月辛巳薛舉卒己丑秦王世民爲西討元帥以討薛仁杲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敗薛仁杲執之然則薛舉以六月癸未寇涇州至八月辛巳卒共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舉敗劉文靜後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紀乃云八月太宗疾間復屯於高墌城相持六十餘日已而舉死參較高紀前後無復有與舉相持可及六十餘日之處

吐谷渾傳貞觀九年誤

吐谷渾傳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趙德楷貞觀九年詔李靖等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擊之

今案本紀其吐谷渾執趙德楷及命李靖等六總管伐之皆貞觀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新唐書糾謬卷第六

六曰官爵姓名謬誤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瓘

天策上將乃書爲上將軍

紀云襲璋而傳乃瞿章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釭許季常

目錄著王綝而傳乃王琳

封道言名不同

楊昢名不同

王搏名不同

梁武孫名誤

嗣郯王戒丕字誤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信王憕名紀傳不同

昭宗子裕紀書爲祐

王茂章愼作彦章

辛雲京官誤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吳大璀名不同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以公主字爲封號

程昌裔名不同

張去奢去盈不同

郭潛曜姓不同

南昌公主

張說字誤爲銳字

雍王舉王房各有景誤

范雲仙等官誤

蘇光榮名不同

鹿晏弘名誤

牛勗名不同

魚朝恩傳脫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馬擧官及名紀傳不同

盧坦傳誤書吳少誠

范陽王蔼名不同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袁朗傳袁粲名誤

蘇弘軫名不全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仇甫姓不同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突厥傳季高遷姓誤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唐儉傳誤書官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封子爲蜀王名不同

長平王傳薛仁杲傳不同

紀書團練使崔灌而傳乃觀察使崔瓘

代宗紀大歷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灌

今案崔瓘傳云瓘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大歷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

奉法璀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覲璀聞難惶懼走遇害此卽紀所書者而不同如此蓋紀誤也大昕案唐制節度團練諸使多兼本道觀察使

天策上將乃書爲上將軍

褚亮傳云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

今案高祖紀武德四年十月己丑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太宗紀云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又宰相表云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世民加司徒天策上將又唐儉傳太宗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然則其官止是天策上將非上將軍也

紀云襲璋而傳乃瞿章

昭宗紀乾寧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黃州刺史襲璋死之

今案楊行密傳云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然則書爲襲璋者誤也

史思明朱泚傳各有敬釭許季常

史思明傳云思明又遣敬釭擊竟鄠又云思明大怒召許季常將誅而釋之

今案朱泚僭即皇帝位以敬釭爲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斯二人名姓皆同然史思明之亂至朱泚建中之變已二十五六年矣二人者果存而助亂歟或者姓名偶同歟其誤記歟不可得而知脩史家亦當定其去取也（大昕案季常叔冀子見思明傳中）

目錄著王緭而傳乃王琳

目錄第一百三十列女傳有王緭妻韋

今案其傳乃王琳妻韋也未知孰是

封道言名不同

公主傳高祖女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

今案封倫傳乃名言道未知孰是

楊昢名不同

外戚傳楊國忠四子暄晛晓晞又云昢尚萬春公主貴妃傳亦同其字皆從日

今案公主傳及宰相世系表其昢字皆從月蓋誤也

王搏名不同

王緭傳其孫搏字昭逸

今案宰相世系表皆作摶未知孰是

梁武孫名誤

宰相世系表內敍梁武孫云統五子歡譽登謇詧云云今案表內有詧字而無登字蓋登當作詧也

嗣郯王戒丕字誤

顧彥暉傳云乾寧四年華洪率衆五萬攻彥暉王建之將也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郯王戒丕鎭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

今案本紀乾寧四年六月貶王建爲南州刺史以李茂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嗣覃王嗣周爲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於奉天敗績況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紀傳中載之多矣唯此傳乃作嗣郯王戒丕誤也大昕案兵志昭宗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宦官傳作嗣覃王戒丕以本紀考之嗣延王名戒丕嗣丹王名允嗣覃王之名當從本紀作嗣周爲是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誤

高祖紀武德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爲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荊王元茂越王

今案高祖諸子傳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與鄭宋荊滕四王同封正謂此也今紀內書元茂封越

王而傳乃是滕王已見差舛而又高祖諸子中無名元茂者以是推之實紀誤也當書云元懿滕王爲是況傳中自周王元方已下皆有次序載其名故徐康王元禮始王鄭韓王元嘉始王宋彭思王元則始王荆鄭惠王元懿始王滕凡此皆有根源一一可考而紀之所書殊無據依也

信王愷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元年七月封叔恆爲信王八年十二月信王恆薨

今案十一宗諸子傳憲宗二十子無名恆者止有信王愷咸通八年薨既封於信而又薨年與傳相符則此信王恆卽愷無疑但紀傳名不同必有悞者

昭宗子裕紀書爲祐

昭宗紀大順二年六月丙午封子祐爲德王

今案昭宗諸子德王名裕不名祐也況乾寧四年立爲皇太子時名裕卽可見此誤也

王茂章誤作彥章

楊行密傳云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

今案田頵傳云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又云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參校諸傳當作茂章爲彥章者誤也

辛雲京官誤

僕固懷恩傳云史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今案肅宗紀云寶應元年壬寅建卯月癸丑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自稱節度使又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卯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今僕固懷恩傳載雲京等會師於莫州城下正是寶應元年廣德元年冬春之際又按辛雲京傳雲京自爲河東節度使之後未嘗移鎭卒於太原亦未嘗爲兗鄆節度使況雲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輕出會師討賊此蓋誤書也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太宗諸子傳蜀悼王愔傳末云子璠嗣王武后時謫死歸誠州神龍初以朗陵王褘子禒嗣今案朗陵王卽鬱林王恪之子也恪亦太宗子恪傳云四子仁瑋琨璟瑋早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祜出繼蜀王愔由是言之此蜀王傳所云以朗陵王褘子禒嗣當作以朗陵王瑋子祜嗣也況開元中有信安王褘卽琨之子而朗陵之親姪無容與伯父同名以此益見朗陵王褘當作瑋字也然三宗諸子傳內許王素節傳末云乃以嗣蜀王禒爲廣漢王以宗室世系表考之蓋祜本名禒也

吳大瓘名不同

柳晟傳云授學於吳大瓘幷子通玄

今案吳通玄傳其父乃名道璀未知孰是

楊子琳作楊惠琳二事

劉昌裔傳云入蜀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惠琳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劉曉大誼環上其稾德宗異之

今案憲宗紀永貞元年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自反至伏誅止四五月耳中間未嘗有順命事此其一也且惠琳之亂在夏州而此傳乃云入蜀說惠琳既順命拜瀘州刺史地里全不相屬此其二也既惠琳死乃與曲環檄李納而環上其稾於德宗案德宗紀建中二年八月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稱留後貞元八年五月平盧節度使李納卒子師古自稱留後皆德宗之世也至憲宗世惠琳反時平盧節度使乃李師古而納死已久矣時又不相值此其三也曲環自建中三年爲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至貞元十五年卒當惠琳反時環死已久矣無復與李納攻戰事此其四也且曲環攻李納時乃德宗之初而惠琳反在憲宗之初相距二十四五年曲環又已死何緣先述惠琳死而後方及曲環攻檄李納事如此則顛倒錯亂無復次序此其五也由此觀之此非楊惠琳乃楊子琳也案代宗紀大歷三年七月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劍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案崔寧傳云寧攻郭英乂英乂走靈池爲韓澄所殺於是劍南大

擾楊子琳起瀘州討寧詔宰相杜鴻漸爲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入成都乃表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朝廷因授寧西川節度使大歷三年寧入朝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遷寧於蜀未幾子琳敗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劍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爲刺史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地寬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卽出家財募士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餼牢以饗士遇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皐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鎭遏使後歸朝賜名猷此乃楊子琳亂蜀之本末正與代宗本紀相符又與昌裔傳時世事狀相應蓋舊史止書爲楊琳而脩新史者遂誤以爲惠琳故其時世年月皆參錯顚倒前後不合以子琳考之則與紀傳年世事理皆符同其誤昭然矣今新書誤以子琳爲惠琳處凡二此劉昌裔幷戴叔倫傳其誤皆同也

戴叔倫傳云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皐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

今案劉晏傳略云代宗立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等使拜吏部尚書平章事使如故罷爲太子賓客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代宗紀云廣德元年癸卯正月癸未京兆尹劉晏爲吏部尚書平

章事。二年甲辰正月罷。憲宗紀云。永貞元年乙酉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丙戌三月。楊惠琳伏誅。曹王皐傳。皐以建中元年庚申爲湖南觀察使。李希烈反。建中三年壬戌歲十月也。爲江西節度使。由此推之。劉晏之管鹽鐵。今且以廣德元年癸卯爲始。至永貞元年乙酉。已四十三年矣。雖曹王皐爲江西節度使之時。自廣德癸卯計之。至建中壬戌。亦二十年。豈有主運而四十三年不罷之理。且叔倫主運。在代宗初。而惠琳反。在憲宗初。此時不相值、一也。惠琳之反在夏州。而叔倫主運在湖南雲安。地里聲勢。何由相接。此地不相近、二也。以此見決非楊惠琳明矣。案代宗紀。大歷三年七月壬申。瀘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劍南節度留後崔寬敗之。克成都。子琳殺夔州別駕張忠。又崔寧傳敍子琳自成都敗。收餘兵。沿江而下。遂入夔州。城守以請。朝廷授峽州刺史。其本末與叔倫傳相應。且正當代宗之初。劉晏管鹽鐵之際。此蓋亦楊子琳而誤爲惠琳也。

以公主字爲封號

楊貴妃傳云。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辭。不敢就位。

今案諸公主傳。睿宗女玉眞公主、字持盈。外不見有封持盈者。夫以公主之字。而遂爲封號稱之、可乎。就使當日時俗所稱。然史家亦當考正之也。

程昌裔名不同

楊貴妃傳云十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寧主僮騎爭鬨門鞭梃讙競主墜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官

今案公主傳乃程昌胤也未知孰是大昕案此宋人避諱改作裔字公主傳偶未及改所謂史駁文也

張去奢去盈不同

公主傳玄宗女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今案肅宗張皇后傳其尙常芬公主乃張去盈非去奢也未知孰是

郭潛曜姓不同

公主傳玄宗女臨晉公主下嫁郭潛曜

今案孝友傳乃鄭潛曜而其父萬鈞亦尙代國公主證据甚明爲郭姓者誤也

南昌公主

公主傳高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蘇勗

今案蘇勗傳乃云南康公主未知孰是

張說字誤爲銳字

禮樂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

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

今案藝文志。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集。蕭嵩總之。又案張說傳。說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開元十八年卒。又案蕭嵩傳。嵩以開元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徙河西節度使。（大昕案。當是十五年事。）以破吐蕃功。授同中書門下三品。（大昕案。本紀是開元十六年事。）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又案玄宗紀。開元十一年四月。張說爲中書令。十四年四月罷。十七年六月。蕭嵩兼中書令。以是言之。方初脩開元禮之時。卽張說總領。至十八年說卒。卽蕭嵩總之。蓋皆以見任宰相或舊相總之也。況蕭嵩名位素崇。當開元十四年。已爲兵部尚書節度使。而李銳乃其屬官。嵩豈容下與銳爲代乎。此蓋是說卒嵩代說爲學士。而誤以說爲銳。於是義理皆不明也。

雍王畢王房各有景誤

宗室世系表。雍王綰之曾孫、有廬國公相州刺史景誤。

今案畢王璋之曾孫。亦有蔡國公景誤。此二人止是三從昆弟耳。無緣如此同名。按江夏王道宗傳云。

大昕案道宗畢王璋之孫也子景恆封盧國公相州刺史然則雍王房之景誤非也當爲景恆而封盧國

范雲仙等官誤

武后本紀云長壽二年一月殺內常侍范雲仙三月殺白潤府果毅薛大信今案后妃傳則云監門衞大將軍范雲仙白潤府果毅薛大信未知孰是大昕案后妃傳作白潤地理志晉州澤州俱有白潤府武后紀作白潤誤

蘇光榮名不同

孟元陽傳云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以所部屯澠水今案韓全義傳云討吳少誠而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英秀大昕案藩鎮傳作賈秀英等保澠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澠水又吳少誠傳亦云神策將蘇光榮而韋弘景傳亦有蘇光榮者爲涇原節度使然則名光榮者是而爲元策者誤矣

鹿晏弘名誤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景弘今案下文及僖宗紀中和三年皆曰晏弘然則此景弘字誤也大昕案今本唐書作晏

牛勗名不同

田令孜傳云。復光部將鹿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稱留後。

今案僖宗紀中和三年十二月。忠武軍將鹿晏弘逐興元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紀以爲勗。傳以爲頊。未知孰是。

魚朝恩傳脫字

魚朝恩傳云。以左監門衞軍知內侍省事。

今案監門衞軍。疑不成號。當是將軍也。（大昕案。今本有將字。）

李訓仇士良兩傳各載魚弘志名不同

李訓傳云。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仇士良傳云。志弘右衞上將軍兼中尉。

今各以本傳上下文考之。如李訓傳云。弘志使偏將攻之。士良傳云。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挾帝還宮。又云。與弘志議更立。又云。弘志韓國公。又云。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又云。禍原於士良、弘志。又案武宗紀。亦書爲魚弘志。然則其人名弘志審矣。而傳或書爲志弘。使後世何所取信乎。（大昕案。今本士良傳。竝作弘志。）

馬舉官及名紀傳不同

懿宗紀咸通九年龐勛反十二月前天雄軍節度使馬舉爲南面招討使泰寧軍節度使曹翔爲北面招討使

今案康承訓傳云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以隨州刺史曹翔爲兗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與本紀所書名及官號有不同又案令狐綯傳馬舉本左衞大將軍遂代綯爲南面招討使亦不言爲前天雄節度使且又一名舉一名士舉莫知孰是大昕案方鎭表昭宗乾寧四年賜沂海節度使爲泰寧軍節度使

盧坦傳誤書吳少誠

盧坦傳云坦爲東川節度使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坦出半歲而絳罷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

今案李絳罷相在元和九年二月則坦之出鎭東川乃八年秋冬之交也又案憲宗紀元和四年十一月彭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弟少陽自稱留後九年閏八月彭義軍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是後始相繼命將誅討然當元和八年九年則少誠之卒已久朝廷未嘗有誅少誠之事今此云吳少誠之誅誤矣當云吳元濟之誅也

范陽王譞名不同

魯王靈夔傳云子譞爲范陽王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案本紀垂拱四年九月殺范陽郡王竁。譌竁不同。未知孰是。

東莞郡公融名不同

號王鳳傳云。次子茂融。宗室世系表亦同。

今案邢文偉傳云。東莞公融。本紀垂拱三年（大昕案。垂拱三年當作四年。）亦作東莞郡公融。皆無茂字。未知孰是。

袁朗傳袁粲名誤

袁朗傳云。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顗、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

今案袁朗之先仕宋。而死於國難者、有淑顗粲三人。然未嘗有名察者。則此言察乃粲字之誤也。

蘇弘軫名不全

鄭從讜傳云。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沙陀。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

今案上文云弘軫。而下文止云斬軫。卽不知軫姓蘇弘邪、或脫誤邪。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遼東李氏世系表內。兩世之間。有名知古者二人。必有誤者。

王琚王同皎等傳周璟名不同

王琚傳云。琚義其爲。卽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

今案王同皎、武三思傳皆作周愿未知孰是

宰相李藩世系表脫誤

宰相世系表李氏南祖表內有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弟名曄子名潘

今案本表之末注云南祖宰相有藩又李藩傳云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藩相憲宗而李承傳云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曄養之仕歷山南東道節度使終於湖南觀察使此卽李曄李承李藩之世次今且據傳爲正傳稱兄曄養之今表中曄乃爲承之弟其誤一也藩既承之子今表止作潘其誤二也藩相憲宗以例當有相憲宗字而此不載顯是脫漏其誤三也

仇甫姓不同

藝文志雜史類中鄭言平剡錄一卷注云裘甫事

今案懿宗本紀咸通元年正月浙東人仇甫反命安南經略使王式爲浙江東道觀察使以討之八月己卯仇甫伏誅王式傳亦作仇甫唯藝文志作裘甫未知孰是

蘇定方傳與突厥傳不同

蘇定方傳云俟斤嫡獨祿擁衆萬帳降

今案西突厥傳以爲嫩獨祿未知孰是

突厥傳季高遷姓誤

突厥傳云武德八年頡利攻靈朔於是張瑾兵屯石嶺季高遷屯太谷今案突厥傳云武德五年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又李高遷自有傳則此爲季字者誤也大昕案今本唐書作李

突厥傳李靖傳不同

突厥傳頡利子疊羅支今案李靖傳作疊羅施未知孰是

何重霸名紀傳不同

武宗本紀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霸自稱留後今案進滔傳其子乃名重順未知孰是

高祖紀書封德彝左僕射誤

高祖本紀武德九年七月癸巳封德彝爲尚書左僕射今案宰相表乃是右僕射況是月辛卯方命蕭瑀爲左僕射至此止隔兩日爾而德彝本傳亦止云拜右僕射且云是時瑀爲左射僕然則德彝此拜實右射僕而高紀書爲左則誤也

唐儉傳誤書官

唐儉傳云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爲劉武周所虜今案高祖紀云武德二年內史侍郎唐儉討劉武周又永安王孝基及獨孤懷恩傳皆云內史侍郎又百官志云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內書令曰中書令然則儉在武德二年則當止是內史侍郎未合書爲中書侍郎也

高祖紀書長孫順德官誤

高祖紀武德四年左驍騎衞大將軍長孫順德今案十六衞止有驍衞未嘗有驍騎衞又案厥突傳亦止云左驍衞大將軍長孫順德然則此騎字實衍字也

高祖紀封子爲蜀王名不同

武德六年四月壬申封子元璹爲蜀王元慶漢王至八年十二月辛丑徙封元璹爲吳王元慶陳王今案子名元璹而封蜀王使民吏若何稱之雖璹字亦有壽音然恐難戶曉終似未安其可疑者一也又案此高祖子也偏尋本傳則二十二人竝無名元璹者此可疑者二也案霍王元軌傳云武德六年始王蜀與幽漢二王同封後徙吳與此高紀所書封徙皆同又云貞觀十年徙霍王今以紀考之武德

六年、王蜀、及八年徙封吳者、皆名元璹、而貞觀十年徙封霍者、則名元軌、然則元軌初名元璹、後改爲元軌歟、若然、則是傳漏載其改名一事矣、至於名璹而封蜀一事、訖未可曉、或者止名元軌、而高紀誤以爲元璹乎、設若果誤載、則又安得六年八年皆誤歟、此二者、雖不可得而考、然要之元璹元軌、在紀傳不脫則誤、必有一者矣、（又案舊唐書紀、武德六年、雖不載元璹初封蜀王等事、然八年亦書云、十一月改封蜀王元軌爲吳王、其名止是元軌、不作元璹、已自與新書不同、由是觀之、疑新書之誤也、）

長平王傳薛仁杲傳不同

長平王叔良傳云、薛仁杲內史翟長孫、以衆降、又云、委事於長孫、乃克安、

今案薛仁杲傳、作內史令翟長孫、未知孰是、